

孟冬听雪

韩林池

等一场雪落，从岁首到年末。终于，它来了。

扑簌簌，如蝶振动双翼，从傍晚到黎明，雪仙子羽衣洁白，纤尘不染；轻盈盈，飘摇如柳絮，在路灯暖色调的光线里，流风回雪，终入人间。

初雪总有些矜持，即便是在地处黄河流域的小城，城区亦难得落住一星半点，沾地即融，唯有夜深人静时听得细微雪落之音。晨起推窗丝毫不见雪的踪影，只余满地落叶，凛冽的空气提醒夜里确曾下过雪了。

然而在海拔稍高的乡野，初雪便显出另一番面貌。远山威严地矗立在彤云底端，那云里看不见的大手一挥，顷刻间雪片子纷纷洒洒下来，淋得树木须发皆白，恰似一个个仙风道骨的老者，皓首之下难掩精神

矍铄，有着不为人知的神秘和不可亵渎。忽而松柏叶子抖动，便是起先落的雪化了，旁的雪失了依凭，跟着一起掉落，着地的“吧嗒”声微弱又清晰，皆因深山足够静谧。

此时野兔和山雉基本藏匿于洞穴或枯草堆中，最开始并不会因为雪落而受惊。倘若雪下得再久一点，降雪次数累加起来多上些许，兔子就耐不住了。届时大地白茫茫一片，田间难觅遗粮，洞中食物不足果腹，它们便要小心翼翼地出来找吃的，机警的野兔会被大树上猛然砸落的雪团惊得四下乱窜。山雉闲得无趣，又要响数声嗓子刷刷存在感，粗嘎嘶哑的叫声打某处野地里抛出，荡几层回音之后有了嘹亮之势。麻雀之美的山雀应声飞上枝头，扑棱棱逃离是非之地，山雉因此越发无聊了，沉默下去，也不知它们是否存在饥饿之忧，但过段时间总会在另一个方向听见类似的叫声。

那时偏远山村交通不发达，人们冬天的娱乐活动单一，少年在雪停间隙逮兔撵山雉自得其乐，有无收获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要紧的是那点追与逐之间的山野意趣。

因是初雪，眼下暂不能窥见丰年大雪的盛景，那白雪装点出的水墨世界总要等上一等，方能得见。个人内心对下一场雪的到来充满期待，那时节应当年内诸事皆毕，待雪落了，可与三两好友相邀，围炉煮茶，共话收获，或者带上家中幼童外出踏雪，于广袤的琉璃世界之中，听雪落的声音，体会山水意韵。

在岁末奔忙的日子里，一场雪，让时间减缓流淌，让人有机会分出片刻精力关注造物主的杰作，领略自然风物之美，多一点空余听雪、观山、看水、悟平生；蓄一些新势总结、剖析、重组，再出发。

那时偏远山村交通不发达，人们冬天的娱乐活动单一，少年在雪停间隙逮兔撵山雉自得其乐，有无收获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要紧的是那点追与逐之间的山野意趣。

因是初雪，眼下暂不能窥见丰年大雪的盛景，那白雪装点出的水墨世界总要等上一等，方能得见。个人内心对下一场雪的到来充满期待，那时节应当年内诸事皆毕，待雪落了，可与三两好友相邀，围炉煮茶，共话收获，或者带上家中幼童外出踏雪，于广袤的琉璃世界之中，听雪落的声音，体会山水意韵。

在岁末奔忙的日子里，一场雪，让时间减缓流淌，让人有机会分出片刻精力关注造物主的杰作，领略自然风物之美，多一点空余听雪、观山、看水、悟平生；蓄一些新势总结、剖析、重组，再出发。

我们村的场

张弛

过去农村堆放收回来的庄稼和打庄稼的场，一般都坐落在村子风头比较高且场地比较平展的山头上，我们村的场就位于我家土窑后方的山顶上。因为我们家离场最近，秋收时常被村子里其他人羡慕。

我们村只有这一个场，因为村子不大，场也就不大，在村子的最高处，视野开阔，站在场上可以对村子一览无余。村子十来户人家，虽然姓氏有三四个，但经年的朝夕相处，大家都跟一家人一样，相互帮助，和睦和睦，不管说起哪一家的光景日月，大家都如数家珍，不论谁家有了大事小情，大家也都能齐心协力。

记得儿时，每到秋天，大人们会在场上议论庄稼的成色和一年的收成，而孩子们永远只知道玩。我二弟四岁那年，有一天，场上正在用碌碡碾谷子，他觉得好玩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偷偷爬在了碌碡上。随着碌碡转动，摔在了正被碌碡碾着的谷穗堆里哇哇大哭。母亲听到哭声，迅速飞跑过来，抱起就往医院跑，还好只是伤了皮肉，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奶奶知道这件事后，又悲又喜，说是老先生没做亏人事，积下德了，娃娃才能平安无恙。如今，二弟也已步入天命之年，每每说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件“流血”事件，家里人总要回忆与感慨半天，自然又会想起那时的生活情景，说起那时的人和事。而已逝去多年的奶奶，也必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提起，无尽的思念缠缠绵绵。

记忆里，村子里人口最多时大概有六七十口人，平时最不缺的就是鸡鸣狗吠和呼儿唤女声，尤其一到饭时，满村都是母亲们此起彼伏的召唤声，像无伴奏合唱，浓浓的烟火气顿时在村子上空弥漫开来。特别是到了秋天打场时，大人们在场上打庄稼，娃娃们就在场上钻庄稼垛子或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当跟屁虫。

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粮食对农民来说是最宝贵的，那可是一年的收成和口粮。那时候，场上碌碡碾压的是时光，手中木锨扬起的是希望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黑的，一粒粒都是生活的颜色。等上丰收年，大家乐得合不上嘴，遇上歉收，则都苦着一张脸。可不管怎样，场都是一年辛苦与汗水的承载者与见证者。

自从包产到户后，场上堆放的庄稼更多了，但却少了往日的热闹，大家仿佛都憋着一股劲，总是匆匆忙忙走在奔小康的路上，让许多美好遗失在历史的尘埃中，一个热热闹闹的场在悄无声息中变得冷漠、寂寥。后来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山上的庄稼越种越少，村里的年轻人越走越远，留守的全是老人、儿童，场在不知不觉中废弃，被遗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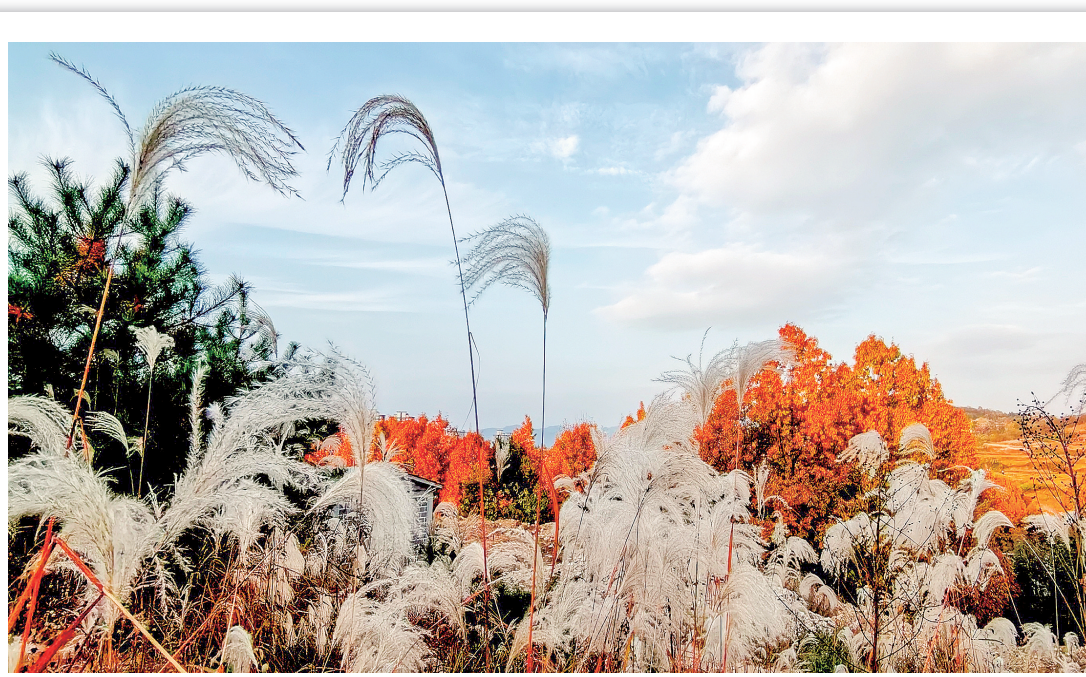
前些日子，与总是念旧的父母一起回村，特意上场上看了看，场已经像一个耗尽元气的老人，被岁月改变面目全非。场还是那个场，却已物是人非。站在场上，再也听不到秋分粮时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再也看不到村民们脸上皱纹里的幸福荡漾，再也闻不到五谷半登后各种粮食散发出的醇香……

父亲边走边遗憾地说，这个场在他出生时就已经有了，距今估计已有百年了，如今却成了这样。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，也必将滚滚而去，时光之河源源不绝，而我们充其量只是浪花朵朵，场也一样。场上红火过，热闹过，经历过风雨，见证过兴衰，如今却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只有空寂与落寞。它的欢乐，它的悲哀，它无法倾诉的情怀，无可奈何的结局，这一切，又有谁会惦记？

秋风萧瑟，伊人独立。这世上，这永不知疲倦的人间，多么美好，又多么残忍。如我身边正在老去着的父母，虽然他们此刻就在我身旁，可是再过十年或二十年，或许更久一些，他们还会像今天一样，硬硬朗朗地站在我身边，站在这清朗明日的天地之间吗？而我，那时会不会也像场一样，孤独而又无助呢？

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哽在我的喉咙。我转过身，迅速逃离。我怕我的泪滴会淋湿场的伤口，会勾起它的回忆，会听到它无声地叹息。往事不堪回首。场在我们身后渐渐远去，我们也与它渐行渐远。

场下面是我们已离开近二十年的老土窑，如今也已破败不堪。我和父母一起匆匆从窑前经过，谁也没有提及这几孔我们曾居住了近三十年的土窑。乡愁就这样被我们心照不宣地隐藏着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667期)

刊头摄影 刘少鸿

醉在山水间

江霞

“碧云天，黄叶地。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阳天接水。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”特别喜欢范仲淹的这首《苏幕遮·怀旧》，词中描绘的秋景一直让我十分向往，期待也能邂逅一场人间绝色，虽不能留下千古名句，但总会发出不胜感慨的感叹。这个深秋，应文友邀约，来到了过风楼镇耀岭河村莲花台，看到了诗词中描摹的景象。不过，却没有诗人的愁思，只有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喜悦。

文友在黑沟驻村，一直在群里发美景图片，让我们羡慕不已，也曾看过文友写的《大美莲花湖》，更是对那里的美景十分向往。虽说路途不远，却一次次就拖沓，直到这个深秋才了却心愿，见到了仙境般的莲花湖，也有了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感叹。

深秋的阳光温暖而明媚，朵朵白云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漫步，曾经满目苍翠的青山已经变成五彩斑斓，犹如画家打翻了调色盘，各种颜色相互交织，比春天的花朵还要耀眼。我顾不得和文友交谈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秋色，想把这迷人的画卷收藏在心头。

望着绵延起伏的山峦，我们看见了今天要去玉皇山，也叫五龙珠。远远望去，它在群峰之间格外显眼。我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美景，开车直奔目的地。为了尽快登上山顶，文友找来当地人当向导，带领我们登山。

到达玉皇山顶，需要翻过四座山。一条通山的道路，虽说不是水泥路，但还算平坦。道路上铺满了落叶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路边的野菊花开得正艳，眨巴着眼睛欢迎着我们。特别是白色的野菊花，一簇簇如闪亮的星星在枯黄的野草中绽放，格外显眼。爱花的文友忍不住折了一束握在手中，让花香伴着的路程再远也不觉得累了。

领我们上山的陈叔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仍然精神矍铄，走起山路来虎虎生风，我们自愧不如。他边走边给我们讲玉皇山的故事，讲玉皇庙曾经的辉煌。从山脚下看，觉得玉皇山高不可攀，但在陈叔风趣幽默精彩传奇的故事讲解中，不知不觉间我们就登上了山顶。

通向山顶庙宇的是一段笔直陡峭的石阶，一块平滑巨大的石头中间长着一棵松树，有碗口粗，笔直茂盛，让人惊奇不已。看不到一点泥土，树木竟然茁壮成长。看到这棵树，我不由得敬佩它的坚强，无论遇到怎样的环境，只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，就一定可以迎风生长。

在庙宇外面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上面有两个很深的石窝。陈叔说这就是传说中的“油盐窝”。传说这两个窝，一个装盐，一个装油，看着石窝很小，但是无论怎么都够用。后来一个和尚嫌石窝太小，就把石窝凿大一点，想得到更多的盐和油，结果石窝里再也没有盐和油了。这个故事给人们留下了启示，对任何事物，都不能太贪心，贪念会让你失去原本拥有的幸福。

站在山顶向远处眺望，只见群山绵延，五彩斑斓。河流如绿色的绸带环山而绕，蓝天、白云、红叶、野花、鸟鸣、清风，满眼皆美景，处处是风情。什么名利烦恼统统抛之脑后，我们对高山大喊，高声歌唱，似乎回到了童年时光。

为了赶赴下一场美景的约会，我们带着留恋与不舍匆匆下山。在文友的热情款待下，我们吃上了当地的特色美食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来到了期盼已久的莲花台水库，看到了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迷人景象。

登上游艇，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中游走，只见两岸群山绵延，峭壁嶙峋，山上树木茂盛，红色、黄色、绿色等颜色相互交织，犹如美丽的百花园，在夕阳的笼罩下，格外夺目。湖水碧绿，游艇经过之处，留下层层波纹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闪发光。我只觉得眼睛不够用，顾不得用镜头去捕捉，只能睁大眼睛尽情地看，想把如此美景都留在心底。一个多小时的旅程，让我们在碧波中畅游，欣赏着碧水蓝天，满目秋色，忍不住唱起了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

我们常常向往远方的风景，却忽略了身边的美景。只要你愿意走进大自然，总会有一处风景让你沉醉，让你一眼万年。

我爱吹笛。爱了大半辈子，甚至睡觉前，摩挲笛孔入梦，萦思笛曲笑眠。

竹笛，一种民族乐器，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承载着华夏儿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的表达。

相传竹笛由神农氏发明。《离骚》中的“抚竹”一词，即竹笛吹奏。

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羌笛是竹笛的一种，流行在盛唐。据传唐玄宗不仅是一流的羌笛演奏家，还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笛曲，其音乐修为堪比大作曲家。

竹笛的延伸，诞生了口笛、玉笛等，都以稀有材质和独特音色而闻名，并不常见。

李白的“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”是文学作品的美好记忆；八仙之一韩湘子手持的法宝——名为紫金箫的短笛；金庸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的“金笛秀才”，以及手中杀人不见血的金笛等，让儒雅的笛子以武示威，实在是让人尴尬无奈。

“横吹古曲美无伦，顾视徘徊听入神。”吹笛离不开笛曲。古往今来，无数竹笛演奏大师，创作并演奏了许多经久不衰的经典笛曲，成了中华文化的名片、标签。笛曲《梅花三弄》，为东晋大将军桓伊所作，以梅咏志，借笛发声，音符里流淌着的高尚情操和凛然正气，至今听罢，仍然让人感叹唏嘘。

据传东晋大文豪、书法家王徽之，某天乘船游览，听说演奏家桓伊正从岸上路过，因为仰慕桓伊的笛艺，便央人请求桓伊吹奏一曲。桓伊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，便欣然下车，为王徽之演奏了三首笛曲。吹奏完毕，径自离去。可见只有用心品味，才能真正体会笛声的美。

陕西作曲家王相见先生，他写的笛子独奏《渭水秋歌》，讲说渭水，吟咏秋歌，以沉稳、伤感、眷恋、热切的竹笛音韵，表达了作者对三秦大地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深厚情怀。每每闻听笛曲，特别是前半部分的滑音、揉音，便心里咯噔，眼睛湿润，想起十六岁时随父辈们当麦客，在山外渭南各县，在一望无际的麦海里捶腰抹汗的一声声叹息。

竹笛，顾名思义，用竹子制作的笛子，主要分曲笛、梆笛，也即南派北派。南派多用曲笛，具有鲜明的水乡文化特色，代表人物及曲目有陆春龄演奏的《小放牛》、赵松庭演奏的《鹧鸪飞》等。北派主要以演奏梆笛为主，音乐形象气势阳刚，豪放粗犷，常用于京剧、秦腔戏的伴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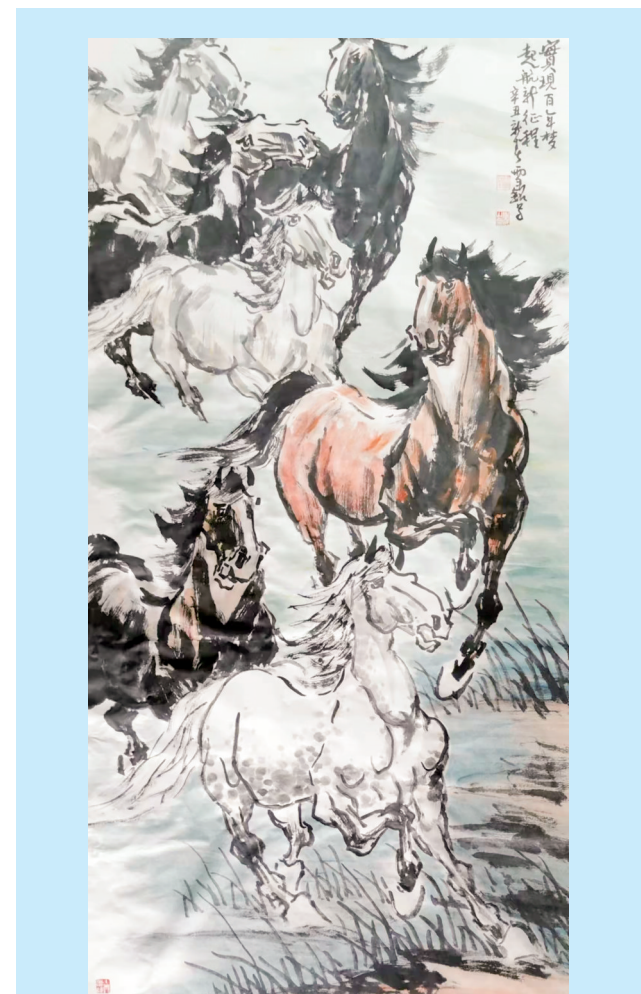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七岁学笛，跟着爱唱秦腔的父亲野吹。十七岁考进县剧团，专事秦腔戏曲笛子伴奏。学艺不算短，功底一般般，在恋爱季，瞄上团里的一女子，口纳舌笨不会说情话，就对着心仪的人吹笛。从她面前走过，我吹着拿手曲子“敬爱的毛主席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”；晚上她在灯下背戏词，我又对着她窗口吹“毛主席在延安，火红的灯光映红了天……”心诚则笛灵，终于抱得老婆归。

评职称未果，我心灰意冷失眠，就吹笛。吹《边疆的泉水清又清》，慢慢心静了，眼前漾一汪泉，一骨朵一眼泪的，一切如指尖一滴水珠，无所谓高，无所谓低，都是美丽的挣扎……最不可思议的是，疫情过后有了后遗症，气短手指麻，返聘剧团惠民演出吹笛，半年下乡结束，手不麻了，气不喘了，恍然有朝气了。

综上，便是爱笛子的缘由。说到笛子的演奏技巧，打开抖音头条，不是专家霸屏，便是高手炫技，本人那点可怜的“手艺”，实在不敢露丑。至于乐友、文友们聚会，我肯定是吹着凑热闹。记得某年，作家孙见喜返乡，文友集会于周刚先生新房，我恰患感冒，孙老爱音乐，硬逼着我吹《牧民新歌》，曲至半途，鼻涕流到嘴边，作家何丹萌用纸帮着我擦，边擦边鼓励：“吹完，吹完……”

如是，笛子便终生伴我行。

笛子有着诗的意向。思念靠笛，送别靠笛，欢乐是笛，愁绪也是笛。中国人素有“以悲为美”“以和为美”，以及“天人合一”的美学理念。笛，能净化我嘈杂的灵魂，使我的内心重新回归自然，不忘初心，也许这就是笛子告诉我的“道中有道”的绝妙独白。笛，作为一件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民族乐器，是一件富有灵气的乐器。笛子的气质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有礼、有节，代表了“和”，代表了“清”，代表着中国人所追求的“君子”形象。



国画 崔学民作